

了下零墮于鈍鱣俱頑糜反碑狩獸脫憶他  
帝反活反經或作眊疾斯貨那禁儲除蜎紓玄蠶  
悅活反悅非也眊反支巢敷下音賤震賄呼每綜宋子  
而尹反蛾反巨支巢敷叟下音賤震賄呼每綜宋子  
反擢濁反於萬抒諾奴各藩甫煩躋正作  
益枝反粉殞于敏愠於連韜士刀仇求毒鳩  
禁反原赦元倉二三思聲上失去臧否上則郎  
下除反

六度集經卷第三

卷二

具天竺三藏法師康僧會譯

布施度無極中 凡四章

波耶王經昔者波羅本國王名波耶治國以  
仁于戈廢杖楚滅因固毀路無呼嗟羣生得  
所國豐民熾諸天歎仁王城廣長四百里圍

乙

千六百里王日飯此中人皆從其願鄰國聞

其國豐孰灾害消滅與目謀曰彼國豐孰兆民富樂吾欲得之往必克矣目佞僉曰喜從王願興師之仁國仁國羣臣以聞欲拒之矣仁王惄然而曰以吾一人之身戮兆民身受言一人命仇兆民之命一口再食一身數衣

與時何諍而去春天之德取狂狼之殘乎吾  
寧去一壯之命不去大志恕已安羣生蓋天  
之仁也權謂臣曰各退明日更詳夜則踰城  
遁邁入山坐一樹下有梵志來其年六十問  
王曰彼仁國王萬福無恙平答曰彼王已喪  
命矣梵志聞之頓地哀慟王問之曰汝哀何  
其重乎答曰吾聞彼王仁逮羣生潤如帝釋  
故馳歸命而彼凋喪吾老窮矣王曰彼仁王  
者我則是也有隣王聞吾國豐熟民熾寶多  
命其武士曰得吾首者賞男女之使各千人  
馬千疋牛千頭金銀各千斤今子取吾首金  
冠逮劔爲明證之詣彼王所彼賞重多可爲  
傳世之資吾心欣然也答曰不仁逆道寧死  
不爲也王曰斯翁特吾以活而令窮哉吾今  
以首恩汝令汝無罪也起稽首十方流涕誓  
曰羣生危者當安之背眞向邪吾者吾當令  
歸命三尊今以首拔子之窮令子無罪矣引  
劔自毀以濟彼難梵志以首冠劔詣彼王所

王問舊日仁王力當千人而爲此子所獲乎  
舊日頓躊哀慟痛莫能對更問梵志梵志本  
末陳之兆民路踊巷哭或吐血者或息絕而  
屍視者彼王逮呂武士巨細靡不喫伊王仰  
天長歎曰吾無道哉殘天仁子矣取仁王屍  
及首連之以金薄其身坐著殿上三十二年

爲天子後乃立其子爲主鄰國靡不子愛之  
也仁王壽終即生天上佛告諸比丘仁王者  
我身是也隣國王者目捷連是其國羣目者  
今諸比丘是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波羅柰國王經

昔者波羅柰國王太子名迦蘭兄弟二人父

一

二

王喪身以國相讓無適立者兄將妻遁邁入  
山學道止臨江水時他國有犯罪者國政刑  
其手足截其鼻耳敗船流之罪人呼天相屬  
道士聞之愴然悲楚曰彼何人哉厥困尤甚  
夫弘慈恕已危命濟羣生之厄者斯大士之  
業矣投身于水蕩波截流引舟著岸負之還

居勤心養護瘡愈命全積年有四慈育無倦  
妻姪無避與罪人通謀殺其婿曰子殺之吾  
與子居罪人曰彼賢者矣柰何殺之乎妻辯  
如前罪人曰吾無手足不能殺也妻曰子坐  
吾自有計矣詐爲首疾告其婿曰斯必山神  
所爲也吾欲解之明日從君以求祈福婿曰

大善明日遂行上高山四十里四面壁立覩  
者皆懼妻曰術法子當向日立吾自殺之婿  
即向日妻陽遶之數周推落山下山半有樹  
樹葉緻厚而柔軟也道士攀枝得立樹果甘  
美食之以自全樹側有鼈亦日食果覩樹有  
人懼不敢往其飢五日冒昧趣果兩俱無害

遂相摩近道士超踊騎鼈鼈驚跳下地天神  
祐之兩俱無損因還故國弟以國讓兄兄以  
恕已弘慈拯濟羣生王治其國日出布施四  
百里內人車馬衆寶飯食自由東西南北惠  
育如之王功名周著十方歎德妻以婿爲死  
國人無識已者負刑墮入國自陳結髮室家

遭世衰亂身更凋殘服天王慈惠故來乞匱國人嘉其如斯教之曰天王普慈育逮羣生門日當出東門布施汝其逆之遺汝善行賜汝必多明日從王乞匱王默識之具爲羣僚說妻本末一目曰當燒之一目曰斬之執法大目曰夫罪莫大于去正入邪爲悖逆之行者矣當釘兇人著蠱女之背長使負焉羣目

僉曰善哉從其所好執治之明矣王以十善化民民靡不欣戴王逮臣民終生天上罪人夫妻死入地獄佛告諸比丘時王者我身是罪人者調達是妻者懷拌女子是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薩和檀王經

昔有國王号薩和檀解曰一切施也有所求索不逆人意布施如是其王名字流聞八方莫不聞知時文殊師利欲往試之化作年少婆羅門從異國來詣王宮門語守門者我從遠來欲見大王時守門者即白如是王甚歡

喜即出奉迎如子見父前爲作禮便請令坐問訊道人所從來耶冒涉塗路得無疲倦逝心言我在他國闡主功德故來相見今欲乞匱王言大善所欲得者莫自疑難今我名爲一切之施欲求何等婆羅門言我不用餘欲得王身與我作奴及王夫人爲我作婢若能

爾者便隨我去王甚歡悅報言大善今我身者定自可得願屬道人供給使令其夫人者大國王女當往問之時王即入語夫人言今有道人年少端正從遠方來欲乞我身持用作奴今復并欲索卿作婢當如之何其夫人言王報云何王言我已許之作奴未許卿耳

時夫人言王爲相棄獨自得便不復念度我是時夫人即隨王出自道人言願得以身給道人使時婆羅門復語王言審實爾不吾今欲去王白道人我生布施未曾有悔從道人耳逝心言汝當隨我皆悉踴跣不得著屐當如奴法莫得不掩王與夫人皆言唯諾從大

敢二

四

家教不敢違命時婆羅門便將奴婢涉道而去文殊師利即以化人代其王處及夫人身領理國事令其如故王夫人者本國大王女端正無雙手足柔軟生長深宮不更寒苦又復重身懷妊數月步隨大家舉身皆痛足底傷破不能復前疲極在後時婆羅門還顧罵

敢二五

言汝今作婢當如婢法不可以汝本時之態夫人長跪白言不敢但小疲極住止息耳喊言疾來促隨我後前到國市別賣奴婢各與一主相去數里時有長者買得此奴使守斯舍諸有理者令收其稅不得妄動是時婢者所屬大家夫人甚妬晨夜令作初不懈息其

後數日時婢挽身所生男兒夫人恚言汝爲婢使那得此見捉取殺之隨大家教即殺其見持行埋之往到奴所得共相見言生一男兒今日已死不持錢來今寧能得唐埋之不時奴報言大家甚急備聞此者罪我不小鄉促持去更索餘處不須住此王與夫人雖得

相見不說勤苦各無怨心如是言語須臾之頃恍惚如夢王及夫人自然還在本國宮中正殿上坐如前不異及諸羣臣後宮嬪女皆悉如故所生太子亦自然活王及夫人心內自疑何緣致此文殊師利在虛空中坐寶蓮華現身色相讚言善哉今汝布施至誠如是

王與夫人踊躍歡喜即前作禮文殊師利爲說經法三千剎土爲大震動覆一國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王與夫人應時即得不起法忍佛告阿難是時王者我身是時夫人者今俱喪是時太子者今羅雲是佛告阿難我宿命時布施如是用一切人故不惜身命至無數劫無有恨悔無所榮冀自致正覺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須大拏經

昔者葉波羅王号曰濕隨其名薩闍治國以正黎庶無怨王有太子名須大拏容儀光出慈孝難齊四等普護言不傷人王有一子寶

之無量太子事親同之於天有知之來常願布施拯濟羣生令吾後世受福無窮愚者不覩非常之變謂之可保有智之士照有五家乃尚布施之士十方諸佛緣一覺無所著尊摩不歎施爲世寶太子遂隆普施惠逮羣生欲得衣食者應聲惠之金銀衆珍車馬田

宅無求不與光馨遠被四海咨嗟父王有一白象威猛武勢躋六十象怨國來戰象輒得勝諸王議曰太子賢聖無求不惠遣梵志八人之太子所令乞白象若能得之吾重謝子受命即行著鹿皮衣履屣執瓶拄杖遠涉歷諸郡縣千有餘里到葉波國俱拄杖翹一脚向宮門立謂衛士曰吾聞太子布施貧乏潤逮羣生故自遠涉乞吾所乏衛士即入如事表聞太子聞之欣然馳迎猶子覩親稽首接足慰勞之曰所由來乎苦體如何欲所求索以一脚住乎對曰太子德光周聞八方上達蒼天下至黃泉巍巍如太山靡不歎仰卿爲

天人之子吐言必信審常布施不違衆願者今欲乞勾行蓮華上白象象名羅闍憇檀太子曰大善惟上諸君金銀雜寶恣心所求無以自難即勑侍者疾鞞彼象金銀鞍勒牽之來矣左持象勒右持金甕澡梵志手慈歡授象梵志大喜即呪願竟俱昇騎象含笑而去

致二六

相國百揆靡不悵然僉曰斯象猛力之雄國恃以寧敵仇交戰輒爲震犇而今惠讎國將何恃俱現陳曰夫白象者勢力能躋六十象斯國却敵之寶而太子以惠重怨中藏日虛太子自恣布施不休數年之間目等懼舉國妻子必爲施惠之物矣王聞其言慘然久而曰太子好喜佛道以周窮濟乏慈育羣生爲行之元首從得禁止假使拘罰斯爲無道矣百揆僉曰切磋之教儀無失矣拘罰爲虐臣足慰勞之曰所由來乎苦體如何欲所求索敢聞之遂令出國置于田野十年之間令慙自悔目等之願也王即遣使者就詰之曰象是國寶惠怨胡爲不忍加罰疾出國去使者

奉命詰之如斯太子對曰不敢違天命願乞布施濟之七日出國無恨使者以聞王曰疾去不聽汝也使者返曰王命不從太子重曰不敢違天命吾有私財不敢侵國使者又聞王即聽之太子欣然勸侍者國中黎庶有窮乏者勸之疾來從其所欲恣之無違國土官

爵田宅財寶幻夢之類靡不磨滅兆民巨細奔詣宮門太子以飲食衣被七寶諸珍恣民所欲布施訖竟貧者皆富妻名漫抵諸王之女顏華煒晃一國無雙自首至足皆以七寶瓔珞謂其妻曰起聽吾言大王徙吾著擅特山十年爲限汝知之乎妻驚而起視太子淚

敗二

七

出且云將有何罪乃見屏遂捐國尊榮處深山乎答其妻曰以吾布施虛耗國內名象戰寶以施怨家王逮羣目恚逐我耳妻即稱願使國豐熟王目兆民富壽無極惟當建志於彼山澤成道弘誓矣太子曰惟彼山澤恐怖之處虎狼害獸難爲止矣又有毒蟲魍魎弊

鬼雷電霹靂風雨雲霧其甚可畏寒暑過度樹木難依蒺藜礫石非躡所堪爾王者之子生于榮樂長於中宮衣即細軟飲食甘美卧則帷帳衆樂恬耳願即恣心今處山澤卧即草蓐食即果蓏非人所忍何以堪之乎妻曰細靡衆寶帷帳甘美何益於已而與太子生離居乎大王出時以幡爲熾火以烟爲熾婦人以夫爲熾吾恃太子猶孩恃親太子在國布施四遠吾輒同願今當歷險而留守榮豈仁道哉儻有來乞不覩所天心之感結必死無疑太子曰遠國之人來乞妻子吾無逆心爾爲情戀儻違惠道都絕洪潤壞吾重任也

妻曰太子布施覩世希有當本弘誓慎無倦矣百千萬世無人如卿建佛重任吾不敢違也太子曰善即將妻子詣母辭別稽首于地使國豐熟王目兆民富壽無極惟當建志於彼山澤成道弘誓矣太子曰惟彼山澤恐怖之處虎狼害獸難爲止矣又有毒蟲魍魎弊

鬼雷電霹靂風雨雲霧其甚可畏寒暑過度樹木難依蒺藜礫石非躡所堪爾王者之子生于榮樂長於中宮衣即細軟飲食甘美卧則帷帳衆樂恬耳願即恣心今處山澤卧即草蓐食即果蓏非人所忍何以堪之乎妻曰細靡衆寶帷帳甘美何益於已而與太子生離居乎大王出時以幡爲熾火以烟爲熾婦人以夫爲熾吾恃太子猶孩恃親太子在國布施四遠吾輒同願今當歷險而留守榮豈仁道哉儻有來乞不覩所天心之感結必死無疑太子曰遠國之人來乞妻子吾無逆心爾爲情戀儻違惠道都絕洪潤壞吾重任也

妻曰太子布施覩世希有當本弘誓慎無倦矣百千萬世無人如卿建佛重任吾不敢違也太子曰善即將妻子詣母辭別稽首于地使國豐熟王目兆民富壽無極惟當建志於彼山澤成道弘誓矣太子曰惟彼山澤恐怖之處虎狼害獸難爲止矣又有毒蟲魍魎弊

剛鐵今有一子而見昇逐吾何心哉未有子時結願求嗣懷妊之日如樹含華日須其成天不奪願令吾有子今育成就而當生離乎夫人嬪妾嫉者使喜不復相敬太子妻見稽首拜退宮內巨細靡不哽噎出與百揆吏民哀訣俱出城去靡不竊云太子國之聖靈衆

寶之尊二親何心而逐之乎太子坐城外謝諸送者遣之還居北民拜伏僉然舉哀或有躡踊呼天音響震國與妻進道自知去本國遠坐一樹下有梵志自遠來乞解身寶服妻珠璣盡以惠之令妻子昇車執轡而去始欲就道又逢梵志來從匈馬以馬惠之自於

八

敢二

轍中挽車進道又逢梵志來匈其車即下妻子以車惠之太子車馬衣裘身寶雜物都盡無餘令妻嬰女已自抱男處國之時施彼名象衆寶車馬至見毀逐未曾恚悔和心相隨歡喜入山三七二十一日乃到檀特山中太子觀山樹木茂盛流泉美水甘果備焉鳬鴈

鴛鴦遊戲其間百鳥嚶嚶相和悲鳴太子覩之謂其妻曰爾觀斯山樹木參天鬱有折傷羣鳥悲鳴每處有泉衆果甚多以爲飲食惟道是務無已違誓山中道士皆守節好學有一道士名阿珠陀久處山間有玄妙之德即與妻子詣之稽首却叉手立向道士曰吾將

妻子來斯學道願垂洪慈誨成吾志也道士誨之太子則焉柴草爲屋結髮茹服食果飲泉男名耶利衣小草服從父出入女名罽擎延著鹿皮衣從母出入處山一宿天爲增泉其味重甘生藥樹木名果茂盛後有鳩留縣老貧楚志其妻年豐顏華端正提瓶行汲道

八

敢二

逢年少遮要調曰爾房貧乎無以自全貪彼老財庶以歸居彼翁學道內否不道教化之紀希成一人纈恩懶悞爾將所貪乎顏狀醜黑鼻正匾脣身體繚戾面皺脣頰言語謇吃兩目又青狀類如鬼舉身無好孰不惡憎爾爲室家將無媿歟乎婦聞調聲流淚而云吾

覩彼翁鬚鬢正白猶霜著樹朝夕憐心欲其早喪未即從願無如之何歸向其壻如事具云曰子有奴使妾不行汲若其如今吾子去矣婿曰吾貧緣獲給使乎妻曰吾聞布施上士名須大擎洪慈濟衆虛耗其國王逮羣目徒著山中其有兩兒乞則惠卿妻數有言婦愛難違即用其言到葉波國詣宮門曰太子安之乎衛士上聞王聞斯言心結內塞涕泣交流有頃而曰太子見逐惟爲斯輩而今復來乎請現勞俠問其所以對曰太子潤馨遐邇詠歌故遠歸命庶自蘇息王曰太子衆寶布施都盡今處深山衣食不充何以惠子對曰德徽巍巍遠自謁慕貴觀光顏沒齒無恨也王使人示其徑路道逢獵士曰子經歷諸山寧覩太子不獵士素知太子屏逐所由勃然罵曰吾斬爾首問太子爲乎梵志慙然而懼曰吾必爲子所殺矣當權而詭之耳曰王逮羣目今呼太子還國爲王答曰大善喜示

其處遙見小屋太子亦覩其來兩兒覩之心怛懼兄弟俱曰吾父尚施而斯子來財盡無副必以吾兄弟惠之携手俱跳母故掘際其始容人二兒入中以柴覆上自相誠曰父呼無應也太子仰問請其前坐果漿置前食果飯畢慰勞之曰歷遠疲倦矣對曰吾自彼來舉身疼痛又太飢渴太子光馨八方歎謐巍巍遠照有如太山天神地祇孰不甚喜今故歸窮庶延微命太子惻然曰財盡無惜矣梵志曰可以二兒給養吾老矣答曰子遠來求見吾無違心太子呼焉兄弟懼矣又相謂曰吾父呼求必以惠鬼也違命無應太子隱其在塉發柴覩之見出抱父戰慄涕泣呼號且言彼是鬼也非梵志矣吾數覩梵志顏類未有若茲無以吾等爲鬼作食吾母採果來歸何遲今日定死爲鬼所啖母歸索吾當如牛母索其犢子狂走哀慟父必悔矣太子曰自生布施未嘗微悔吾以許焉爾無違矣梵

志曰子以普慈相惠兒母歸者即敗子洪潤  
違吾本願不如早去也太子曰卿願求兒故  
自遠來終不敢違之便可速邁太子右手沃  
澡左手持兒授彼梵志梵志曰吾老氣微兒  
捨道邁之其母所吾緣獲之乎太子弘惠縛  
以相付太子持兒令梵志縛自牽繩端兩兒

躋身宛轉父前哀號呼母曰天神地祇山樹  
諸神一哀告吾母意云兩兒以惠人急捨彼  
果可一相見哀感二儀山神愴然為作大響  
有若雷震母時採果心為忪忪仰看蒼天不  
覩雲雨右目瞞左躡痒兩乳漣流出相屬母  
惟之曰斯怪甚大吾以果為急歸視兒將有  
他平委果旋歸惶惶如狂天帝釋念曰菩薩  
志隆欲成其弘誓之重仁妻到壞其高志也  
化為師子當道而蹲婦曰卿是獸中之王吾  
亦人中王子俱處斯山吾有兩兒皆尚微細  
朝來未食須望我耳師子避之婦得進路迴  
後於前化作白狼婦辭如前狼又避焉又化

爲虎適梵志遠乃遂退矣婦還覩太子獨坐  
慘然怖曰吾兒如之而今獨坐兒常望覩吾  
以果歸奔走趣吾躋地復起跳踉喜笑曰母  
歸矣飢兒飽矣今不覩之將以惠人乎吾坐  
兒立各在左右覩身有塵競爲拂拭今見不  
來又不覩處卿以惠誰可早相語禱祀乾坤  
十一

情實難云乃致良嗣今兒戲具泥象泥牛泥  
馬泥豬雜巧諸物縱橫于地覩之心感吾且  
發狂將爲虎狼鬼魅盜賊所吞乎疾釋斯結  
吾必死矣太子父而乃言有一梵志來索兩  
兒云年盡命微欲以自濟吾以惠之婦聞斯  
言感踊躋地宛轉哀慟流淚且云審如所夢  
一夜之中夢覩老窶貧窶楚志割吾兩乳孰  
之疾馳正爲今也哀慟呼天動一山間云吾  
子如之當如行求乎太子覩妻哀慟尤甚謂  
之曰吾本單爾隆孝奉邁吾志大道尚濟衆  
生無求不惠盟誓甚明而今哀慟以亂我心  
妻曰太子求道厭勞何甚夫士處家尊在于

妻子之間靡不自由豈況人尊乎願曰所索必獲如一切智帝釋諸天僉然議曰太子道弘普施無盡試之以妻觀心如何釋化爲梵志來之其前曰吾聞子懷乾坤之仁普濟羣生布施無逆故來歸情子妻賢貞德馨遠聞故來乞匱儻肯相惠乎答曰大善以右手持

水澡梵志手左手提妻適欲授之諸天稱壽莫不歎善天地卒然大動人鬼靡不驚焉梵志曰止吾不取也答曰斯妻豈有惡耶婦人之惡斯都無有婦人之禮斯爲備首矣然其父王惟有斯女盡禮事皆不避塗炭衣食趣可不求細甘勤力精健頽華踰輩卿取吾喜

除患最善梵志曰婦之賢快誠如子言敬諾受之吾以寄子無以惠人又曰吾是天帝非世庸人也故來試子子尚佛慧影範難雙矣今欲何願恣求必從太子曰願獲大富常好布施無貪踰今令吾父王及國臣民思得相見天帝曰善應時不現梵志喜獲其志行不

覺疲連牽兩兒欲得望使見王者之孫榮樂自由去其二親爲繩所縛結處皆傷哀號呼母鞭而走之梵志晝寢二兒遂逃自沈池中荷蕘覆上水蟲編身瘡行尋求又得兒矣捶杖縱橫血流丹地天神愍念解縛瘡傷爲生甘果令地柔軟兄弟摘果更相授啖曰斯果

放三

十二

之甘猶苑中果斯地柔軟如玉邊綻縱矣兄弟相扶仰天呼母涕泣流身梵志所行其地岑巖礫石刺棘身及足蹠其瘡毒痛若覩樹果或苦且辛梵志皮骨相連兩兒肌膚光澤得通之澤顏色復故歸到其家喜笑且云吾爲爾得奴婢二人自從所使妻覩見曰奴婢不爾斯兒端正手足悅澤不任作勞急行銜賣更買所使又爲妻使欲之異國天惑其路乃之本土兆民識焉僉曰斯太子兒也大王孫矣嘵嘵詣門上聞王呼梵志將見入宮宮人巨細靡不嗟唏王呼欲抱兩兒不就王曰何以見曰昔爲王孫今爲奴婢奴婢之賤緣

坐王膝平問梵志曰緣得斯見對之如事曰  
賣兒幾錢梵志未答男孫謨曰男直銀錢一千特牛悖牛各百頭女直金錢二千特牛悖牛各二百頭王曰男長而賤女幼而貴其有緣乎對曰太子旣聖且仁潤齊二儀天下喜附猶孩依親斯獲天下之明圖而見遠遂捐

處山澤虎狼毒蟲與之爲隣食果衣草雷兩震人夫財幣草芥之類耳坐見屏棄故知男賤也黎庶之女苟以華色處在深宮卧即麗袴蓋以寶帳衣天下之名服食天下之貢獻故知女貴也王曰年八孫童有高士之論豈況其父乎宮人巨細聞其諷諫莫不舉哀梵

敦二

十三

志曰直銀錢一千特牛各百頭惠爾者善不者自己王曰諾即顧如數梵志退矣王抱兩孫坐之于膝曰屬不就抱今來何疾乎對曰屬是奴婢今爲王孫曰汝父處山何食自供兩兒俱曰薇菜樹果以自給耳日與禽獸百鳥相娛亦無愁心王遣使者迎焉使者就道

山中樹木俯仰屈伸似有跪起之禮百鳥悲鳴哀音感情太子曰斯者何瑞妻卧地曰王意解釋使者來迎神祇助喜故興斯瑞妻自亡見卧地使者到乃起拜王命矣使者曰王逮皇后損食噙泣身命日衰思覩太子太子左右顧望戀慕山中樹木流泉枝淚昇車自

使者發舉國歡喜治道掃除預施帳幔燒香散花妓樂幢蓋舉國趨踰稱壽無量太子入城頓首謝過退傍起居王復以國藏珍寶都付太子勸令布施隣國困民歸化首尾猶衆川之歸海宿怨觀然拜表稱目貢獻相銜賊寇尚仁偷盜競施干戈戢藏囹圄毀矣羣生

永康十方稱善積德不休遂獲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獨步三界爲衆聖王矣佛告諸比丘吾受諸佛重任誓濟羣生始離嬰苦今爲無蓋尊矣太子後終生兜術天自天來下猶白淨王生今吾身是也父王者阿難是妻裴夷是子男羅云是女者

羅漢珠退母是天帝釋者彌勒是射獵者優  
陀耶是阿珠陀耆大迦葉是賣兒梵志者調  
達是妻今調達妻旃遮是吾宿命來勤苦無  
數終不恐懼而違弘誓矣以布施法為弟子  
說之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六度集經卷第二

十四末

敢

困周盛語二字俟女定反慘七感反杌反告骨  
遁邁莫然困反往也逃也下恙餘尚反凋喪  
浪反喫伊上二六反悲痛也通音別吾刮反去  
又音敗船上步邁也婿音細緻直利反鼈門  
月音敗船破壞也金釘丁字懷拌直利反鼈門  
龜之莫報聲懷拌道女也流聞音下

六度集經卷第三

布施度無極下

敢  
三

吳天竺三藏法師康僧會譯  
極下  
凡十一章

布施度無極下  
聞如是一時佛  
告諸比丘昔有  
民若干正法治

10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諸比丘昔有國王号曰和默王行仁平愛民若子正法治國民無愁心其國廣大郡縣

1

嬰女上反抱也盈嬰鳥声也  
孭古顏要平声内否美下皮顛愚上旨頷正作𡇗  
匱匱上必典反鼻薄也  
惡反勞徯上即到反微音嗁善也  
惄惄反詭許也掘除上具月反持也  
惄惄反溫柔克松穢不定兒意閨音舜  
惄惄反溫柔克松穢不定兒意閨音舜